

再談魯迅的氣度

是我見

魯迅的氣度，我是談過一次的，在兩年前，題目就叫《魯迅的氣度》。引發「再談」之衝動，是因為魯迅與周木齋的關係。我讀到那篇文章，給人的印象便是魯迅沒有氣度：連一位方寸二十三歲的年輕人也不惜以「利刃砍殺」，且釀成了「曠古奇冤」。我檢索了這樁歷史公案的相關資料，發現事情卻是適得其反。

在魯迅與周木齋的「筆戰」中，用上諷刺、挖苦和「揭露」之筆墨的，是周木齋而不是魯迅。是周木齋批評魯迅《文人無文》的文章在挑明「『何家干』就是魯迅先生的筆名」之後寫道：「以魯迅先生的素養及過去的成就，總還不失為中國的金鋼鑽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來又是怎樣？單就他個人的發展而言，卻是中盡了，現在不下一道罪己詔，頂倒置身事外，說些風涼話，這是『第四種人』了。」於是魯迅以《兩誤一不同》作答，又在《偽自由書》前記中說了一句：「這回由王平陵先生告發於先，周木齋先生揭露於後」。然而，當魯迅從曹聚仁先生處得知，周木齋只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沒有什麼政治背景之後，便與周木齋「相見傾談，彼此釋然」；據唐弢回憶，魯迅還多次讚揚周木齋的雜文，並與周木齋一起為《太白》雜誌的《拈斤斲量》專欄撰文，「此呼彼應」。僅此一端，魯迅的氣度，也就燦然可見了。

宋志堅

這場筆墨官司發生在一九三三年，那年魯迅五十三歲，長周木齋整整三十年。對於中國文壇中人來說，魯迅之名，早已可謂如雷貫耳。初出茅廬的周木齋卻公然向他叫板，不但將「文人無文」四字反扣於魯迅的頭上，還要魯迅下「罪己詔」，就是「第四種人」這個詞彙或標題，也是衝着魯迅的「第三種人」來的。然而，魯迅不但沒有指責周木齋是「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不知天高地厚，沒有譏笑周木齋以雜文為武器向他「興師問罪」是「班門弄斧」。而且，對於這個年輕人，魯迅的氣度也不表現為那種「大人不計小人過」式的「原諒」。他是將周木齋當做戰友的要人，他不會讚賞周木齋的雜文，並與他並肩作戰，「此呼彼應」。

在這場筆墨官司之前，周木齋曾有《罵人與自罵》一文，指責大學生之「逃難」，他認為大學生應當「赴難」。魯迅的《論「赴難」與「逃難」》是就此而發的。他在此文中說：「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我並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逃難』的一個。」魯迅的《文人無文》原與周木齋毫不相干。周木齋的《第四種人》卻以此筆墨對付魯迅，很可能便與此事相關。然而，魯迅不但沒有因此而對周木齋另眼相看，沒有將他當做想靠編文化名人出名的小人。而且，對於這個年輕人，魯迅的氣度也不表現為那種居高臨下的「寬恕」，他是將周木齋當成朋友的，要不，他不會與周木齋「相見傾談，彼此釋然」。

口口聲聲說魯迅沒有氣度的人不妨們心自問，僅是這兩條，你們做得到哪嗎？

對於權勢者以及權勢者的幫兇或幫閒，魯迅是沒有「氣度」的，可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針鋒相對，毫不相讓。對於諸如此類的人物講什麼「氣度」，在他看來，或許倒是「卑怯」的一種掩飾。他與周木齋的「彼此釋然」，從表面上看，在於周木齋只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其本質卻在於周木齋沒有那個實行「不抵抗主義」之當局的政治背景，更不是權勢者的「幫兇」或「幫閒」，這是魯迅的氣度之體現的一個顯著特點。對此，周木齋本人的感受最為真切。唐弢說的不少事，還是周木齋告訴他的。在他日後寫的雜文中，也常在不經意間流露出對魯迅的心悅誠服。

兩年前我談魯迅氣度的那篇文章，從魯迅公正評價凌叔華的小說切入，說到魯迅之以直報怨，這是魯迅氣度的一個側面。魯迅與周木齋之關係的前後變化，從另一個側面體現魯迅的氣度。倘若再去看看《二心集》中魯迅與瞿秋白那一組關於翻譯的通信，或許還能對魯迅的氣度有新的感受。可惜這樣的事，常常為某些論者所忽略。

東西走廊

「伊格諾貝爾」(Ig Nobel) 俗稱「搞笑諾貝爾」。它由哈佛大學的《不可能研究年刊》主辦，每年評出醫學、文學等十類獎項。《不可能研究年刊》創於一九九一年，主編亞伯拉罕斯，乃一份幽默科學雜誌，戲稱《冒泡》，其封面上印有一行字：記錄華而不實的研究和人物。如果說「搞笑諾貝爾」是一枚傻呵呵的蛋，《冒泡》即那隻整天笑哈哈的母雞了。這隻雞宣稱：該蛋旨在激發人們的想像力，特贈與那些不尋常、有幽默感的「傑出科學成果」。

二〇〇四年度和平獎得主、卡拉OK的發明者、日本人井上大佑。獲獎理由：「卡拉OK這

伊格諾貝爾

真如

但Google卻把工作餐作為一種「文化」來經營，讓它成為員工們心中最大的念想。所以這世界上，多的是平庸公司，少的是像Google這樣的個性公司。

「胖姨你也好照顧自己，回家好好養病。」胖姨又笑了，說：「我知道自己這病，沒藥吃了，也沒法養了。」我又不接不上「胖姨」的話了。「還好，我天天很開心的，醫生都說了，只要開心了，病也會怕你的。」我有一種想掉淚的感覺，但硬生生忍住了。「那胖姨你要開心點。」我說。「那胖姨你要開心點。」我說。胖姨的丈夫拿着一疊單子從樓梯口走過來，攙住了胖姨，她回頭說：「再會嘍！」

胖姨

流沙

人生在

「胖姨」經常吃不上飯。有一天早晨八點多了，「胖姨」還在等女兒給她送早餐，我得知她，連忙到醫院外的小吃店給她買來了白米粥，她狼吞虎嚥地吃了，很享受的樣子。我母親那兒有麵包、水果，母親會給她一些，她總是推脫，但最後還是會接受。母親動手術那天，「胖姨」比我們還着急，要換什麼衣服，手術後要吃什么東西……事無巨細地交代，「胖姨」很有經驗，比護士還要懂。不知為什麼，「胖姨」讓人感到很親切。胖姨先我母親出的院。我到醫院時，剛好看到「胖姨」拎着一個環保袋，慢慢從病房裡挪出來。看到我，咧着嘴就笑，「我出院了，好好照顧你媽！」

謝朓的「逆向境界追求」

盧荻秋

文史叢譚

人生在世，大多有成就一番事業的願望，王國維曾就此提出「三境界說」，認為必須獨具慧眼、立志高遠，並能鏗而不捨、矢志不渝，才能最終達到洞徹萬物、豁然貫通的地步。這是一種積極向上的境界追求，但對大多數人來說，不過是一種奢望，現實的逼仄往往會讓人一不小心滑入「逆向境界追求」的不堪境地。謂予不信，不妨來看看南朝詩人謝朓（公元四六四至四九九年）的心路歷程。《南齊書·謝朓傳》中說，謝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可見他從小就是一個好學上進、文采飛揚、名聲在外的青年才俊。而且他出身名門，祖上是東晉砥柱人物謝安，母親是南朝宋文帝的女兒長城公主。

顯赫的家世、美好的內心追求，加上良好的文化薰陶，使得謝朓從一開始就站在了境界追求的高起點上。二十歲不到，謝朓開始步入仕途，出任南齊豫章王蕭範的太尉行參軍，後在隨王蕭子隆幕下任職。由於文才出眾，「尤被賞愛，流連唱對，不捨日夕」。他還和熱衷於交好文人雅士的竟陵王蕭子良過從甚密，是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

這一時期，他志在忠君報國、經世安邦，詩文中透出感情高亢、骨氣勁健的氣度。其《高松賦》中有言：「夫江海之為大，實洶澮之所歸。瞻衡恆之峻極，不讓壤於塵壘。嗟孤陋之無取，幸閒道於清微。理弱羽於九萬，愧不能兮奮飛。」是典型的借松抒懷，寄託了他不捐細流以成就事業的政治抱負。也因此，詩仙李白曾有詩曰：「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將他的清新峻拔與建安風骨相提並論，表達

了對他的無限敬仰之情。可見，「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李白詩）是謝朓的第一境界。遺憾的是，這之後，他便開始進入人生境界的逆向追求之路。當時已是齊武帝蕭頤的執政後期，謝朓因為與隨王蕭子隆關係十分親密，被人打了小報告，無奈應詔回到都城建康，這使他對官場的勾心鬥角產生了深深的憂慮。過後不久，齊武帝駕崩，素有異志的西昌侯蕭鸞把持了朝政。

此後一年時間裡，蕭鸞先後廢殺了蕭昭業和蕭昭文兩位傀儡皇帝，並將齊高帝蕭道成和齊武帝蕭頤的子孫殺殺殆盡，自己篡位當了皇帝，史稱齊明帝。這是一段殘暴、狡詐與黑暗並存的血腥時光，謝朓也被捲入其中，被蕭鸞引為驃騎諮議領事，負責文書、詔誥等工作。他親眼目睹了官場的險惡和現實的黑暗，更平添了對仕途的憂懼和對人生的苦悶彷徨。兩年後，謝朓被外放出任宣城太守。

在宣城期間，他寄情丘壑，流連唱和，在五言詩創作方面取得傑出成就，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不朽地位。不過，寄情山水、悠然灑脫的表象掩飾不了他恐懼彷徨的內心掙扎。他在《始之宣城郡詩》中寫到：「解劍北宮朝，息駕南川渙」、「江海雖未從，山林於此始」。詩中所表達的內心姿態很耐人尋味——新官上任沒有躍躍欲試一展才能的壯志豪情，反倒有逃離宦海漩渦從此與山林為伴的輕鬆與慶幸。可見，他實際上是被黑暗的政治和權力的掙扎所震懾，收縮了過去那種逸興過飛的精神追求，轉而降格以求，將人生的價值寄託給內心世界的自我修煉、寄託給自然山水帶來的片刻寧靜，甚至寄託給個體生命的暫且苟全。顯然，「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諸葛亮語），已成為謝朓逆向追求的第二境

界。然而，即便是這樣一種退而求其次的生存狀態，也沒能維繫多長時間，殘酷的政治鬥爭很快將謝朓逼入無法退避的死角。公元四九七年，謝朓被調任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這時候，齊明帝蕭鸞已經身染沉痾，為了讓繼位的蕭寶卷坐穩江山，他不僅將齊高帝、齊武帝的子孫全部殺光，還派出重兵防範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以致謠言四起，逼得王敬則不得不密謀反叛。不幸的是，謝朓是王敬則的女婿。謀逆自古以來都是滅族大罪，老岳丈一旦兵敗，自己如何脫得了干係？左思右想之後，謝朓痛苦地選擇了「馳啓以聞」，結果王敬則很快就兵敗被殺。

由於告密有功，謝朓被提拔重用，當上了尚書吏部郎，品秩第五。他知道這個官位得到的不光彩，便再三上表辭讓，卻未被接受。公元四九八年秋七月，齊明帝蕭鸞駕崩，十六歲的蕭寶卷繼位。始安王蕭遙光等輔政大臣密謀廢立，試圖拉攏謝朓。謝朓不敢攪這趟渾水，惶恐之下再次選擇了告密，想通過太子右衛率左副與盛給小皇帝遞話，沒想到話沒遞上去，事兒卻被蕭遙光等知道了。蕭遙光等遂聯名上表，誣陷他「扇動內外，處處好說」、「無君之心既著，共棄之誅宜及」，結果謝朓告密不成反丟了性命，死時年僅三十六歲。

謝朓的兩次告密很難說出於道義之考量，而是在不同政治勢力你死我活的拚殺中抽身不得、進退兩難，為了避免禍及其身而做出的損人利己的選擇。顯然，在這一時刻，謝朓已經滑入「量已苟自私，招損乃誰咎」（晚唐司空圖詩）的逆向追求第三境界。

其實，自古以來，謝朓的「逆向追求」就不是孤例，有太多的人前赴後繼地走在這同樣的人生路徑上。究其根源，在專制獨裁體制下，權力的運行往往不擇手段，充斥着統治者的個人慾望和對道德禮法底線的無限度突破，這給極於權力食物鏈下端的人們帶來了惶惶不可終日的巨大壓力，從而使絕大多數以真善美為目標的個人修煉，最終都只能淪為自保個體生命和生存境遇的卑下的伎倆，由此演繹出的爾虞我詐、你死我活的人間悲喜劇，使得人們原先對理想、價值的美好追求反倒變得輕如鴻毛，不值一提。

文化什錦

小陽溝·鹽池

蝶戀花

（攝影）劉培亨



現在想來，和張聯的結識，頗有些恍惚的意思了。寧夏鹽池縣王樂井鄉小陽溝村，在我的記憶裡，這個地名是深刻的。

有時候，我會想起一位詩人的話：大地的居所。就是這樣的居所，這樣被許多詩人作家羨慕的地方，我也沒有去過幾回，而詩人張聯，也到鹽池縣城，租了房子，開了書社，老婆娃娃也來了，其樂融融地，也挺好。「不管怎麼樣，也比種地強。」張聯說。

對小陽溝村的留戀，只要是張聯的朋友，都會想起那段美好而傷痛的時光。美好，這是一個被人用盡的詞了，但用在小陽溝，卻是最乾淨的，那些在細雨裡貼近土地的葵花地，那些在空曠裡靜默的土坯房，那些在田野裡遠遠走動的人影，一棵棵孤獨的樹，在無聲的時間裡，在天際裡朦朧著我們的視線，還有那些在沙漠裡搖曳的碎碎的小花，在小陽溝裡美好著，充盈在張聯的詩裡。

傷痛卻是隨之即來的。我現在還記得農民張聯在雨中的靜立。那是我們第一次到小陽溝，在離開時，雨下着，張聯穿着破舊的大衣，在雨中目送我們許久。還有些傷痛呢？是張聯每一次的不能自制的哭泣？還是他非要借錢給我們宰一隻羊來吃？還是我們在他家的炕頭上商量著把他自費出的簡陋詩集加上很多所謂的創意來博得賣點？還是我們走在小陽溝村旁邊的沙漠裡睡著被流沙快要淹沒的房屋故作痛惜的嘆上一口氣？還是不願意他從鄉村進入縣城，無法再寫出根植於土地的诗章？朋友金鳳卻說，「誰都無權干涉張聯的生活，因為你們沒有張聯那樣的生活」。

是的，我們不可能知道喜歡寫葵花的詩人張聯會被葵花的歉收壓得喘不過氣來，我也知道張聯也想像成一個「公家人」，理想與現實就是這樣清晰地對立，我們誰也無法倖免。於是在鹽池縣的一隅，走進了張聯書社，在這個到處刷滿了辦證電話的鄉土小城，遠望著被修築一新的城牆邊上，以及旁邊修建得豪華的別墅區。就是在这个小城鎮裡，張聯繼續尋找著新的生活方式，而他被譽為最自然的「鄉土詩歌」，還會從他的筆下流淌出來嗎？我們是無法為他設想未來的。更多的時候，生活或許比詩歌重要。

知名樂手蘇陽有句話，「土的聲音」，那麼有誰真的知道那些從土裡噴湧而出的真正的聲音，真的力量呢？對城市，我們早就欣欣然了，在酒吧裡，我們打趣的話會是「安紅，我乃（愛）你」，不會有誰談起今年麥子的收成的，這當然也無可厚非。厚非的是，總會有人把寫收成的文字當作詩情畫意，傳統的士大夫觀念潛移默化地作祟著。這些年，到小陽溝的記者們越來越多了，張聯也開始成為鄉村詩人的道具了，據說張聯有回被電視台記者擺拍弄得沒辦法，發火不幹了。某媒體記者還不滿地叨叨「不就是個農民嘛，牛個啥」。據考、完成任務、想獲獎——這是不少媒體記者們很樸素的想法，開車而來，呼嘯而去，一時間，小陽溝熱鬧的不行，我無法想像張聯當時的心情，我只能為我們這個時代感到有趣，給大伙製造了這麼多奇奇怪怪的如昆丁塔倫蒂諾的小場景喜劇。當然也想起若干年前和金鳳一起為某電視台出主意，原原本本做一個張聯鄉村生活的DV，但沒想拍出來就變成另外一種東西了，甚至還真的獲了獎，其實這又有什麼呢？真的沒什麼。

（銀川筆記之六）

項偉大發明，向人們提供了互相容忍和寬諒的新工具！」二〇〇〇年度物理學獎得主、渥太華大學的巴拉蘇布拉尼亞姆、康涅狄格大學的圖爾維，兩人的貢獻是：揭示了呼拉圈的力學原理。年度工程學獎則授予了佛羅里達州的史密斯和他的父親，父子通過精心計算，得出結論：禿頂者把頭髮蓄到一定長度，將前一部向後梳齊，用摩絲定型，再將側面頭髮順勢向頂部攏合，效果最佳。而生物學獎被四人摘得，他們集體證明：青魚的交流方式是放屁……

看得出，對「雕蟲小技」的青睞，對「微不足道」的鼓吹，正是「伊諾」的功夫所在。再譬如生物學獎：一九九九年授予了新墨西哥州的保羅博士，他培育出一種「不辣的墨西哥辣椒」；二〇〇三年授予了荷蘭學者莫爾萊克，他分析出野鴨子存在同性戀現象。和平獎：二〇〇二年授

美食的凝聚力

流沙

飲食男女

佳餚不吃，怎麼跑到廠裡來吃食堂飯？他說，這裡的肉圓子，還有黑木耳香乾回鍋肉好，外面沒人做得好，我只要一想起來，就想回來吃。再說，我只是「停薪留職」，還是廠裡的職工，現在食堂的師傅給我打菜，還是那麼多，實在好啊！我聽了，目瞪口呆。這位老兄，原來是「愛」上了這裡的菜，「愛」上了食堂師傅給他打的菜分量足……

艾爾斯是Google公司創立初期用高薪聘請來的，為員工製作可口的免費午餐。謝爾蓋承諾，如果做得好，可以得到公司的股份。艾爾斯來了，竭盡所能，為大家烹飪美食。後來，Google公司作了一項調查，讓員工們列出Google十分讓人留戀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不是高收入，也不是光明的職業生涯，而是艾爾斯製作的美食。而現在外對Google的印象，馬上會想到Google的放滿美食的吧台。這恐怕是許多深諳商道的人意想不到的。我現在終於理解胖子當年的舉動了。美食是具有凝聚力的，它是一種美妙的「經營手段」。遺憾的是，當年廠子裡的經理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迄今為止也沒有聽說有哪家單位對待員工的「工作餐」，大都是從外面叫上一些盒飯，今天加排骨明天加雞腿，就算很OK。